

桂花树下的父亲

■刘东升

清明雨落，打湿了记忆的褶皱。我站在父亲栽的桂花树下，看新叶在雨雾中泛着微光，恍惚又看见那个扛着木箱汗透衣背的身影。

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作为家里的长子，他十六岁就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了全家生计。我记忆里始终有这样一幕，油坊昏暗的灯光下，父亲弓着腰将油菜籽倒进压盘，榨油机吱呀作响时，金黄的油线突然涌出，那一刻他眼角的笑纹里，盛着整个家庭的希望。

父亲当民办教师时，总把粉笔头用到指甲盖大小；当生产组长时，首创的“分堰到户”的办法至今村里仍在使用。那些年，母亲常念叨父亲借出去的粮食和钱物连借条都没有。父亲就笑着对我们讲：“人心是杆秤，称得出斤两。”

1990年暑气蒸腾的8月，他扛着自制木箱，送我去县城求学。渡轮摇晃时，他衣服后背渐渐洇出盐霜般的汗渍。那四五里的黄土路，我们似乎走了整整一个世纪那么长。后来每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那沉默的剪影——汗珠顺着木箱往下淌，在尘土里砸出小小的坑。

我的记忆中，父亲这个铁打的汉子只哭过两次。我的小妹出嫁那日，他躲在磨盘后抹眼泪；小叔39岁去世时，他对着新坟喃喃：“原指望老了有你帮衬……”烟卷明灭间，灰白的鬓发在风里颤抖。

2014年父亲肝癌确诊时，他正在给桂花树修枝。来年端午，弥留之际，他突然清醒。那天，我的儿子步入中考考场的铃响与父亲心电图归零的声音，在我生命里永远重叠成尖锐的长鸣。

如今老宅的竹椅仍在廊下守着，父亲栽下的桂树已亭亭如盖。清明雨歇时，我总错觉树影里会走出那个爽朗的身影。风过处，满树绿叶沙沙作响，多像他当年在油坊里哼唱的小调。

作者单位：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双塘小学

墨香里的思念

■颜克存

“胸有点墨，人生方贵。目不识丁，吃再多的饭，也是一肚子草。”这是我小时候，爷爷常在我耳边念叨的一句话。现在每每记起，我都会忍不住想起去世多年的爷爷，想起他曾经劝学的画面。

爷爷是村里公认最有文化的人。我的记忆中，他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。我很小的时候，他手把手教我写字，让我闻墨汁香，练书法。

那时，爷爷在纸上画出一个格子，说叫九宫格。然后他握着我的手，从横、竖、撇、捺开始练习，一笔一划都规规矩矩地按格子填，不偏不倚，既不贪格，也不占格。

休息时，爷爷给我讲九宫格的规矩。他说，九宫格的正中一格叫中宫，上面三格称为上三宫，下面三格称为下三宫，左右两格分别叫作左宫和右宫。他还说，要想写好毛笔字，得讲究松紧原则和视觉平衡，即“上紧下松、左紧右松、内

紧外松”。

按爷爷的话说，这样写出来的字漂亮好看，有美感。爷爷也给我讲一些书法里所蕴含的人生道理，叮嘱我要像写汉字一样，一笔一划，踏踏实实，规规矩矩，不做贪格占格之人。

儿时，我很顽皮，总觉得玩泥巴比练书法乐趣多。所以学习书法时常想方设法找借口偷懒，比如去一趟厕所，故意把墨汁沾在手臂上要求去清洗，或者盯着爷爷的茶杯看，他喝一口水，我就热情地去给他加满……而这一切，爷爷其实全都看在眼里，但从不说破，只是尽可能地把他肚子里那点墨水多倒出来一点给我。

现如今，时光匆匆过去几十年，每当我提笔写字闻墨香，总会忆起爷爷，也总会记起他的好，爷爷的点墨教导，使我一生受益！

作者地址：郧阳区第二中学

二姐

■邓辉

二姐离开我们快十八年了，我想，她在天堂与亲人在一起吧。

记忆中，二姐活泼开朗。她微胖的身材，满月一样的大脸盘，浓眉毛，乌亮的大眼睛，一头齐腰的粗长辫子跟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一样漂亮。与人说话，响亮清脆的笑声老远就能听见。

其实，二姐从小吃过不少苦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守寡的奶奶带着哥哥与二姐过，我们姊妹四个跟父母一起生活。二姐性格要强，10岁就跟着哥哥上山砍柴，有次右腿摔骨折，无钱医治落下残疾，走路不利索。她15岁时，经亲戚介绍，去武汉给人家做保姆，20岁嫁到石首。

生活慢慢好起来，她与姐夫带着孩子回来过年，给父母买衣服织毛衣，将好吃的糖果饼干分给兄弟姐妹们品尝。她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整天忙着挑水劈柴，洗衣做饭，给老人捶背泡脚，那把粗辫子甩来摆去，笑声在扁担上、小河边、老屋的天井院里乱窜，让人心里敞亮。

我第一次去二姐家，是在1990年暑假。那时我在十堰读书，父亲还在。我循着二姐写信的地址，火车汽车轮渡辗转，才到了二姐住的调关镇。走进小平房，二姐正蹲在摇篮边哄半岁的女儿。我叫了声：“二姐！”她愣了一下，接着惊喜地站起来，喊我名字，拉着我，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。她给我开电扇、倒茶，翻箱倒柜地给我找东西吃，把我当小孩看。

晚饭，她炒肉、煎鱼煮粥，忙得不亦乐乎！晚上歇凉，她把门前打扫得很干净，洒上水，我和姐夫、大外甥搬出几张竹床，躺在上面，摇着蒲扇，听长江的涛声，看天上的星星，聊家乡的变化。二姐给我讲承包的鱼塘生意和街上、江边的故事，我都听得入迷。

2007年元宵节前夕，三姐来电话告知我

们，二姐前几年患上了淋巴癌，二姐托她告诉我们，临终前一定要见见娘家的亲人，她才走得安心。

二姐盖的新房，是镇上临街半弧形的七间三层很气派的楼房。一层开着小超市，二楼住人，三楼放些杂物。我们在一楼喝了杯热茶，便上二楼看她。刚上楼梯，就听到二姐刺耳的咳嗽声，她躺在竹床上，看到我们，泪水夺眶而出，花白的头发下蜡黄憔悴的脸颊骨隆起，剧烈地咳嗽将眼泪和口水、痰混在一起，女儿忙帮她擦。我坐在床沿，拉着她瘦削如竹枝的手，没说几句话，泪水就忍不住漫出来。

午后，我与大哥到江边散步。阳光下，堤岸边、田畴里泛起茵茵绿草，早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望着茫茫的江水，痛苦无助的悲哀袭上心头。她才47岁啊！
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就离开了二姐家。回到家第三天，接到二姐去世的消息。

春花烂漫映眼帘，清明思亲泪涟涟。愿二姐在天堂里与亲人欢聚幸福！

作者单位：房县军店初级中学

